

甘宁青史略

甘肅青史略卷十五

明孝宗壬戌弘治十五年都督僉事鎮甘州彭清卒

清累官左副都總兵弘治十年擢都督僉事代劉寬鎮甘肅

潔御士有恩威名甚著番夷憚之而貧甚至卒於甘州清在鎮遺母妻及妹並身累四喪軍民婦孺皆流涕而遺命不得受賻贈不可歸帝聞命發帑資之仍賜葬祭

移開城人民於固原衛

開城故柔遠堡宋置鎮戎軍於此屬原州在今海原縣西南遷十里山梁上元設開成府後降為縣明初縣廢遷是移居民於

固原

衛

墓壽祺曰余回鎮原過開城嶺見重修英濟王廟碑元梁遺撰李誠丹書英濟王當為關聖未晉帝位以前之尊號固原迭經兵火此碑不陷塵沙中殆或有呵護之者余函州牧王學伊請收入新志藝文內至元代城池已成五礫矣

三邊總制秦紘請改固原衛為州

先是十四年秋虜入花馬池言官劾史琳等喪師濁職召琳還以紘總制三邊軍務比至固原褒忠効奸

練將興屯軍聲大振固原為平慶臨鞏門戶而亭來任牧於此益為險衝乃請改固原為州闢城郭招商買通鹽利請馬政又以固原迤北延袤千餘里開田數十萬頃並無村落紘擬在固原迤南修築城堡將畢花馬池迤北二百里當築十堡而王憲危言阻衆且廢垂成之功紘奏請乞令憲制三邊而改臣撫甯夏俾得終邊防於事為便帝下詔責憲

引罪率行紘策修築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所垣塹六千四百餘里固原屹為重鎮又  
以意作戰車名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在事二年四鎮晏然前後經略西陲者莫及  
案史琳初官陝西布政司右參議駐鞏昌時鞏昌蕃人為梗始至掩擊之盡降其眾遂出  
行部自安定會甯歷金蘭抵秦州相度地勢增繕屯堡斥堠以斷賊路既又轉關中之粟

以實甘涼身自督輸往來邊徼凡二年  
由是盡得其形勝要害及戰守方略

案輿圖備考同原漢廉縣地屬北地郡後漢書鮮卑和連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  
即死地地理志北地有廉縣水經注廉縣在富平北昔匈奴侵漢之士率為狄場故城舊壘

盡從胡目又云石門水逕廉城東高平川東北流逕廉城又東  
北逕三水縣西又隋志安定郡有安武縣新莽時改曰安桓

趙時春日國家威制四夷嚴阻封守而陝西屯四鎮強兵以控邊北虜花馬池尤為襟喉  
滅其北而益之墉樓櫓燔竊墩守哨之具星列碁布式固不備成化以來其制漸淪詰

會乘利稍益破壞以便侵盜而大將率綸紈纓弁子莫或著朝議命少之始務邊臬將  
以功首級差相統制而巡撫都御史居中畫其計督監司主饋餉更請總制陝西三邊軍

務以上卿居同原士衆知爵賞可力致則  
颺起而諸將奏功相繼虜頗懼伏北引矣

以左副都御史楊一清督理甘肅馬政  
一清字應甯其先雲南人後遷湖南巴陵成  
化八年進士弘治間以提學副使親蒞甘州

前此未嘗有也應甯所蒞之區即留心邊事有邊城山丹題壁甘涼道中書事感懷諸詩  
至是因劉大夏薦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請重行太僕苑馬之官番馬大集會寇

大入花馬池命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甫受事寇已退乃選精卒致衝之削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以捍靖虜

案唐時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其後西番援以為例蓋夷人嗜乳酪膈氣底滯茶性通利能滌蕩勢所必資而邊境得番馬團操為武備所謂以采山之利而得充既之良夷得茶

不得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善者也宋始置茶馬司神宗時李和入蜀買茶於秦鳳熙河元置榷茶運同明初太祖定制以蜀茶易番馬陝西置茶馬司四諸關津要

害置批驗茶引所每三歲遣官選調邊軍齎金牌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進茶於邊勞賞之故其時法最嚴民間蓄茶不得滿一月之用商人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

察者處極刑洪武中駙都尉歐陽倫使西域以冒禁即賜死不貸恐其妨害馬政也又明制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馬亦可謂多矣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

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為邊也至永樂中始遣御史巡陝西茶馬正統中停金牌信符而馬漸不至祖宗法令用之久而寢弛奸人多挾私茶闌出為利欲

易番馬資軍中用不可得矣弘治十七年以楊一清督理甘肅馬政嚴禁私茶復頌言國初金牌差發之功奏請復舊法嚴而令行籠茶利於官以服制諸番番馬大集而牧苑軍

吏別羣繫駒以廣其生馬大蕃育而民亦息肩矣

慕壽祺曰秦漢所急在西北而上谷北平為緩明代所急在東北而甘肅甯夏可暫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而明之隱憂則反是山海關外有強鄰

馬彼其心未嘗須臾忘中國也楊一清巡撫陝西兼管甘肅馬政劾罷總兵武安侯鄭弘裁鎮守中官冗費綱紀肅然凜凜乎有古大臣風使如一清者得數人為令其經略

東北臥榻之下豈任他人鼾睡哉乃以傑出之材棄之西陲不其可惜乎

甲子十七年夏五月罷中官監陝西織造命鎮巡官領之從劉大夏請也而羊絨仍取於蘭州

甘肅副將魯麟歸莊浪麟莊浪土司也世居連城時為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眾強徑歸莊浪廷臣懼生變欲授以大帥印又欲召還京處之

散地兵部尙書劉大夏請獎其先世忠順而聽麟就開麟素貪虐失衆心兵柄已去無能為竟快快死

案明史張泰傳弘治中寇入永昌甘肅游擊魯麟委罪副總兵陶楨而總兵官劉甯疏言守臣不和詔御史張泰往勘泰奏鎮守太監傅德故總兵官周玉侵據屯田巡撫馮續減削軍餉寇數入莫肯為禦失士卒六百餘馬駝羊二萬皆不以聞帝怒下之吏德降內使銅南京續編氓口外泰又言甘州膏腴地悉為中官武臣所據仍責軍稅城北草湖資戍卒牧馬今亦被占請悉歸之軍且推行於延甯二鎮詔皆從之

乙丑十八年春正月己丑小王子諸部圍靈州入花馬池遂掠韋州環縣

小王子陷甯夏清水營時正月甲辰日也

案清水營在靈州東八十里明正統中建城駐兵防守北去邊牆關門一里隆慶五年設馬市於此所管邊墩曰廟兒曰定遠曰塔兒曰金湯曰靖邊曰古寺曰柔遠與甯夏橫城

夢陽後督江西  
學政水神或有  
請祀水神廣東  
不祀水神至中  
流祀水神至中  
令從者縛而投  
諸江且曰水神  
而投諸水得其  
所哉竟無恙

營相  
倚角

慕壽祺曰蒙古自北而西甯夏首當其衝度劉我人民殺傷我將士此常事耳獨一小王子也故故有明一代之邊防東起榆林西迄甯夏首尾萬餘里設堡建礮轉餉徵兵皇皇焉日不暇給者皆所以防蒙古也  
今則大漠南北各汗王悉臣僕矣

三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

字獻吉慶陽人於獄旋釋之

夢陽應詔陳言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未及外戚壽甯侯張鶴齡怙寵殃

民尤切至疏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於上前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泣求加重利上怒推案起既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徑批夢陽復職一日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外議如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至德如天地上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活宮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合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豈釋之仁也夢陽出錦衣衛獄遇鶴齡大市街乘醉唾罵揮鞭擊之墮其兩齒

冬十月丙辰小王子犯甘肅

是年洮州番叛兵備道葉琪率岷州守備劉璫討平之

陳後主年號正  
德明宋德力號  
正隆永樂明成  
祖亦號永樂成

毛奇齡武宗外

紀云初江彬密

言後軍都督府

馬昂有女弟美

黠時已適畢指

揮有娠交上令

中使迎取之至

豹房遂大幸馬

皆賜門屏大由

惟之消使迎魯

不鮮矣已數見

自王越後三邊

總制罷不設邊

時請特遣大臣

駐同原兵部尚

十曾言史略正德卷五

案史孝宗名祐熹憲宗子在位十八年改元一曰弘治以弘治十八年夏五月崩於乾清宮年三十六太子厚照即位是為武宗以明年為正德元年

武宗 丁正德二年春三月敕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 時蘭州甘肅州寧夏均有鎮守太監即無明令刑名政

事皆得而干預之 案武宗正德元年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二年秋八月作豹房有魯氏者莊浪連城土司鑑之女也勿適甘肅州守備毛滂德中人用事鎮守甘肅太監某聞其美言於武宗

武宗命上官趙璘以禮幣來迎氏辭曰邊方陋質不足以辱朝命且一嫁不改匹婦之志也願為上陳以明不可奪之死罪璘曰上志之堅亦不可奪也氏默然自刎不殊璘懼

命家人晝夜環守一日乘隙以艾灼其面數日死語見連城魯氏家譜善是時太監橫甚強奪良家婦女送之豹房以博人主歡魯氏義不二天亦烈婦也

夏六月增設花馬池衛所 帝初即位寇數萬騎抵固原總兵曹雄軍備絕不相聞楊一清帥輕騎自平涼黃夜行抵雄軍為之節度多張疑兵脅寇

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聞寇疑大兵至遁出塞一清以延綏甯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請遣大臣兼領之大夏請即命一清總制三鎮軍務尋進右都御

史一清遂建議修邊其略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甯夏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延城堡復疎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甯夏巡撫徐璋築邊牆綿

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疎牆墮日夷弘治末至今寇連歲侵略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津州設營衛總制尚書秦紘僅修四

審判大吏以一  
 濟才請即任之  
 一清乃議防  
 邊以花馬池至  
 靈州地勢平衍  
 虜每從此毀牆  
 入固原平涼不  
 能耕牧請修不  
 精增設衛所  
 以安內附可以  
 外安武宗可遇  
 塞從此增設  
 遠花馬池衛所

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絃所修不足捍敵  
 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解數百里其害至重兵多糧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  
 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為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溶轉重以固邊防增設衛所  
 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鞏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即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  
 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二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其城不敢論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  
 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言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  
 之險其後又轍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寇巢穴深  
 山大河勢乃在彼而甯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  
 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屬甯夏使河食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  
 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事因條具便宜延綏安邊  
 營石澗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澗池至定  
 邊營百六十三里平宜宜牆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剗削者三十二里宜為墩臺連  
 接甯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衛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環慶以  
 西至甯州宜增兵備一人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二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  
 十萬使一清築牆而劉瑾憾  
 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

案明史花馬池戰台在安定與武兩營之間各相去五里許北距邊牆不及丈外圍以峻  
 垣高如堡案形正方面五丈餘上可走馬有雉堞南向有門入視茂盧馬廐之遺跡尙  
 存意即所謂周盧也敵臺位於中央高可二十丈亦作正方各邊三丈許接地四五尺俱  
 用石板砌成以上則講用大磚數百年風雨浸潤色如銹鐵然化為一片南向亦有小



門僅通人去地六尺截然無臺階由此蛇行而上左右有鐵包厚木板門扉回首細察當日似有活動木梯以備升降再北面拾級而上道狹如門約三十級復分左右上再各十餘級南折豁然開朗屋舍儼然頗稱寬敞此殆主帥休憇之所歟四面蔽以磚牆每面開縱三尺橫二尺之小窗三憑窗俯視瞭若臨萬丈淵再由東循螺旋路而上至絕頂遠眺黃沙白草塞外數百里地畢呈目前其設備可謂周矣

慕壽祺曰前代殺人之器俱用刀斧弓弩與今之大礮炸彈較不啻割若天淵一帶長城儘可限南下胡馬而有餘而防邊諸先哲不憚煩勞建築此規模宏大之敵臺一旦胡虜南犯可却則一戰却之如不可却則閉關自守主帥躋嶺而策畫戍卒或扶周慮而擊石或憑敵臺而發矢胡人雖悍其奈此銅牆鐵壁之敵臺何或今日之國防不武門戶洞開者為何如也

套虜犯固原

時劉瑾以前三邊總制楊一清不附已逮捕下於獄撫馭無人套部遂長驅直入

戊辰三年秋九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

初孝宗時大夏在兵部劉字為大同巡撫宇私市善馬賂遺權

要大夏於宴見時為孝宗言之字聞深憾大夏及是與焦芳譖於劉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遂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瑾欲坐大夏激變論死閣臣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激變都御史屠滽亦言劉尚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成邪瑾亦詞大夏家實貧乃坐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

先是正德二年冬十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勅劉瑾球怒釋旨又杖三十釋之派又上疏杖大怒矯旨杖六十誦成肅州在道以創卒

門下叩首而去  
觀者歎息泣下

己巳四年北夷酋阿爾禿斯宰桑亦卜刺竄入西海攻西甯諸番破之先是北地小

禿斯亦卜刺欲刺之二酋懼奔河套擁部落至涼州乞空開地居牧涼州將吏閉門不應於是大掠入西海攻破西甯安定王等部奪其印誥諸番散亡據有其地

案阿爾禿斯部即甯夏境外之鄂爾多斯部其地在改歸化城西二百八十五里河套內至北平一百里東西北三面距黃河東至歸化城土默特界西至喀爾喀界南至陝西

長城界西南至甘肅長城界北至烏喇特界本秦新秦中地漢初為匈奴所有武帝元朔二年置朔方郡後漢末廢晉永嘉後歷為前後趙前後秦地義熙中赫連勃勃據此後魏

為統萬鎮地後為夏州北境隋於其地東置勝州西置豐州大業初改勝州為榆林郡豐州為五原郡後廢唐貞觀中復置勝豐二州天寶元年改勝州為榆林郡豐州為九原郡

乾元元年俱復故名其南境又有宥州俱屬關內道唐末拓拔思恭鎮此五代至宋金皆為西夏所有元滅夏立西夏中興等路後廢其地東屬東勝雲內二州及延安甯夏等路

明初城東勝等州并立屯戍耕牧其地天順間蒙古酋長阿羅出與毛里孩始入河套亂加斯蘭復糾合滿都護倚為巢穴弘治間火篩復入其中元太祖十六世孫巴爾蘇博羅

特達延汗之第三子也始命其管領右翼三萬人濟農長子袞都哩克圖墨爾根明史謂之吉囊嗣為濟農城車臣可汗嘉靖中擊破火篩居之是為鄂爾多斯有子九分牧而處

限屬於察哈爾今鄂爾多斯七札薩克皆其裔所部七旗

秋小王子寇花馬池總制尙書才寬與戰敗死

寬談兵太易馭下太嚴其初至甯夏見前三邊總制楊一清所下操軍令

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足法邊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為哉遂題詩靈州邊堡壁間有堪笑書生無勇略演營習陣

日紛紛之句又一清在制府時雖衛府庶僚平居未嘗妄答輕詈一人有足重者必改容禮之竟毫不遷就嘗怪甯夏參將閻綱游擊陳善都指揮郭邇不能殺賊褫其衣冠加以

巾幘婦服令周遊營陣三人皆有時名坐是諸將解體未幾小王子寇延綏尋犯花馬池寬聞警檄陝西甯夏兩鎮總兵自興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搗賊營而親率輕騎百餘人

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才中矢墜馬身被數刃而死出不兩逾時竟以屍還興武

案興武營在靈州與花馬池之中甯夏之中路也其地土沙相半北列長城南連山麓為甯靈重地平慶要藩今則邊牆剝落不堪保障僅恃溶濠以為重險巖灘詹家皆可共為

犄角又東南經永清堡六十里至安定堡安定堡地勢同於興武城外之飛沙更多北面長城而城同黑子而閣門不妨耶又東南至高平三十里又三十里至花馬池

楊一清曰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為法焉慮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

野戰以為能哉才之死固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功者可以鑒矣

庚午五年春一月以都御史安維學巡撫甯夏

甯夏有沃饒之利故稱樂土自撫馭非人橫徵暴斂紛然雜出軍始不堪命逃

亡接踵見存者日益困敝至劉瑾時極矣上下交征斂取財物爲脫禍計盤糧科道所斂銀四千兩鎮巡倍之官軍俸廩芻糧經年不得給千戶何錦指揮周昂素臬雄知人怨入骨始懷異志錦頗通文事乃應武舉上京見時政日非歸語昂等曰可舉大事矣屬鎮巡俱更代太監李增總兵姜漢雖無大善不至如前作虐至是維學以陝西布政使擢爲甯

夏巡撫於是年二月十九日抵鎮

案劉瑾派科道往各鎮查糧其詳無可考惟舊通志名宦傳顏頤壽湖廣人正德間以大

理寺少卿差查延慶諸務時劉瑾立法查糧各邊衛屯田欲有增益及查軍欲三丁抽一

爲正軍又以官銀散給軍民每銀四錢責運邊糧一石每二分五釐責納邊草一束賦重法嚴人不堪命頤壽不肯阿徇一切以寬大處之邊民受其德澤因忤瑾意撤回百姓感

恩攀送遙望車塵拜祝

慕壽祺曰甯夏之要在靈州而靈州之門戶又在花馬池皆黃河以東地明設河東道駐靈州誠重鎮哉自古謀據甯夏者未有不得靈州與花馬池而能成事者也厥後萬歷中

厚劉之叛民國二十二年孫殿英之西來皆死守甯夏則亦第二之安化王矣是故善用兵者貴知地理

夏四月庚寅安化王寅鑄隨何錦周昂反殺甯夏巡撫安維學大理寺少卿周東總兵姜漢等

寅鑄者慶靖王曾孫也祖秩隆封安化王弘治五年鑄嗣王正德初劉瑾擅權毒流天下鑄素有逆謀與甯夏衛生員孫景文孟彬來往甚密

甯夏實河以而  
與靈州隔一次  
帶水花馬池  
靈州今改靈池

巫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灑輒呼老天子實鑄益懷不軌會巡撫安維學抵鎮  
 安素嚴明以歲廩空虛軍政廢弛乃與總兵約申嚴禁令追徵積負欠屯糧追補馬匹被  
 箠者多無完膚瑾又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甯夏倍益頃畝徵馬屯租甚急敲扑慘  
 酷諸戍將衛卒皆憤怨繇遂令景文家置酒邀諸武弁以言激衆怒且告以鑄謀衆方怒  
 維學東聞景文言皆忻然從之遂歃血盟景文報鑄曰吾觀諸將中惟都指揮何錦周昂  
 素有大志宜重用大王假以辭色則事諧矣鑄乃召錦昂及指揮丁廣謀反議定大會巡  
 撫安維學總兵姜漢少卿周東鎮守太監李增鄧廣漢等維學東辭不往副總兵楊英以  
 聞警帥兵出亦不至何錦等詐言塞下警急呼壯士中居敬備邊執兵械跨馬呼謀儀賓  
 韓延璋等伏兵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等遂走行至殺維學及  
 都指揮楊忠又殺周東放獄囚焚宮府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偽造印章旗牌令景  
 文為檄以討劉瑾為名傳布邊鎮署錦為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為  
 軍師張欽為先鋒魏鎮朱贇等十餘人拜督護總管關中大震時四月五日事也  
 案制府雜錄云何錦之亂甯夏奏事者皆嘗被害之人遂揚言於朝謂亂乃維學東所激  
 而成聽者不察如出一口後李姜俱沾卹典維學既被廢錄又以言者追奪之且錦等蓄  
 謀已非一歲維學蒞任未及兩月况比併公務比之陵削私用者有間作惡者何人而維  
 學乃代伊受禍冤哉蓋亂臣賊子必假藉事端以為口實故錦等必殺鎮巡奪其兵柄而  
 後可逞是時維學  
 雖寬亦不能免也

慕壽祺曰亂之成必有其所由起欲明真相非親歷者不能言安化王實鑄之叛甯夏鎮  
 志謂何錦周昂嘗托孫景文貨安化王金納級陞都指揮德鑄深故聞其謀反遂忻然從

正德初套部敗  
萬一清輕騎套  
楊行抵總兵曹  
漢軍強火破虜  
羅軍夜火破虜  
虜軍夜火破虜  
疑大兵至通山  
塞是曹雄在固  
原凡數年深知  
透之形勢要路  
密及戰守方各  
故開甯夏之變  
即馳至靈州使  
賊不敢洩河而  
死命以制賊之

時慶陽衛人黃  
正任靈州總兵

視史臣所記可謂真矣然楊一清筆記一則曰何錦之亂再則曰何錦之亂於鑼若有怨  
辭也者蓋錦等謀叛已久益以官吏之慘酷時機可乘刻期舉事鑼也愚適墮其術中耳  
豈真為罪  
之魁哉

甯夏副總兵楊英所部兵潰

甯夏之亂鎮巡既被殺英領兵在外何  
錦招之不肯入城其所部兵聞亂而潰

陝西總兵曹雄由固原至甯夏境遣兵戍靈州中衛及廣武營並燒大壩捲掃

柴草 雄在固原聞甯夏之變即趨至河東首遣都指揮黃正統游擊隊三千入靈州以固土  
人之心約會鄰境將官刻期進討何錦周昂又遣兵戍中衛及廣武營以捍其所必攻

遣廣武營指揮焚大壩捲掃之草以攻其所必救副總兵楊英率黃正  
等發靈州順流而下靈州守備史塘飛報陝西諸路祈沿河共同堵截

案灰壘集大壩堡分防之口有五北曰雙山口南曰靈武口曰林泉口曰哈刺木口曰雙  
山其要莫如靈武此外侮之宜防也從此而至鎮朔有山險而無亭障隘口更應慎重其

大壩則北通甯夏而西北至  
玉泉營南至廣武營三十里

又案甯夏府志各渠每歲冬水既畢河水凍結於十一月時用柴土堵塞河口名曰捲掃  
使春融時河水不能溢入渠身乾涸乃可修濬至立夏工竣則決去所捲之掃開水入渠  
各正開立木一竿為候水則五寸為一分河水小則閉退水開逼水蓋入正開河水大則  
開退水開洩入河唐渠之西門橋漢渠之張政橋皆有候水木尺蓋二層居二渠中測水

都司做甯夏真  
河而先機收斂  
州正屯兵防守  
渡船屯兵防守  
賊聞之大驚不  
敢輕動賊平論  
功以正先事豫  
防陞都督僉事

分數可知到稍早晚峽口水如長至八尺外

例由甯夏府飛遞詳報至河南防護各工

案中衛縣志廣武本夏興州地在縣東二百里至金積堡六十里明正統九年巡撫金濂以地當西路要衝始奏請築城墜中右衛官軍居之成化元年游擊陳連展築為三里弘

治十三年巡撫王詢又拓之較渠園石空鎮羅諸城規模宏敞矣至其形勝山環河繞密邇邊塞為靈夏之襟帶實固靖之藩屏上人以駐有都司呼為廣武營云

慕壽祺曰自古文事武功傳與不傳有幸不幸焉與大撓同定歷法者有鬼臾瞿與李冰同導蜀江者有王褒與秦蒙恬同築長城者有楊翁子與馬援同定交南者有樓船將

軍段志見後漢書南蠻傳與趙雲同列者有征南將軍陳到見楊戲輔臣贊與吳道子同時奉詔給金橋圖者有韋無忝陳閑與周上將韓通同死以報周世宗者喬亢陸軌與毛

西河同時者蕭山包秉德沈禹錫蔡用光皆淹貫博雅以諸生終曹雄與鉞仇同平甯夏之亂而明史不載悲夫

### 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帥中外兵討真鐸以甯夏游擊將軍仇鉞副之

鉞字廷威鎮原

縣人初以備卒給事甯夏總兵府大見信愛會都指揮僉事仇理卒無嗣遂令鉞襲職為甯夏前衛指揮僉事同知理江都人鉞因自稱江都仇氏再以破賊功進都指揮僉事正

德二年因總制楊一清薦擢甯夏游擊將軍是年安化王寘鐸及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反鉞以計擒寘鐸甯夏平先是中朝聞變議以神英為總兵官而命鉞為副俄傳鉞

降賊欲追勅還大學士楊廷和曰鉞必不從賊令知朝廷擢用志當益堅不然棄良材資敵人耳乃不追

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陸閻管領神鎗又起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甯夏甘涼

延緩軍務

先是弘治初火節犯固原一清總制三邊請以蜀茶易番馬以資軍用創修平虜紅古二城以爲固原外障於花馬池立興武營千戶所請塞定邊迤橫

城三百餘里值逆劉瑾執政以勞費盛境毀之遂致化一清單輿雙騾而歸安化王寅

鑄叛復起用一清過西安見長史強晨曰某不幸復起奈何晨曰朝廷以戎事起公安得

不出但成功之後宜早退以全晚節耳晨汝南人

一清前提學陝西時爲真甯訓導以文學見知

案楊一清制府維錄云中國制禦夷狄惟火器最長顧今所造鎗礮不能致遠兼不善用

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銃力大而猛然邊城久不用

予昔在定邊營教場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爲廢物耶詢諸

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某曩在陝城教場見用此器越三日花馬池下操

宏請先取二將軍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却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遠及二百步營中皆

震懾宏神色不動予喜曰破大虜無逾此矣然以欽降者不敢輕用乃肆鐵募工固原鑄

造如二將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枚俟賊大舉入寇攻城紮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退

自後陝城所在肄習用以爲常至是花馬池參將閻綱告予曰前歲達賊擁衆出城下用

公所發鐵銃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器衆云止可用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

乃議令二騾駕一銃凡用八騾可駕四器出禦之時置之中軍遇有危急規營潰圍不過

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萬夫之力矣此次甯夏之變

王師出征命陸閻管領神鎗其爲京師所造無疑



考明史輿服志文武大臣有領敕而權重者或給以銅關防直紐廣一寸九分五釐長二寸九分厚三分九釐篆文雖宰相行邊與部曹無異惟正德時張永征安化王用金鑄嘉靖中顧鼎臣居守用牙鏤皆特賜也

有明一代套虜屢為邊患國家設三邊總制以震攝之總制行署在今河原地當其衝任大時艱非聲望素符不足威邊而勝任一清以大學士出為三邊總制有赫赫之位樹鼎鼎之名俾國家無西顧之憂宋之韓范不是過也其先後履任者三在甘廿載有餘箬有制府雜錄隴人至今誦之

慕壽祺曰金元之戰及宋元之戰內有震天雷者為一種礮火之名則用炮以為攻擊具其法已傳元時特置有礮軍其制夷之利器故明楊一清總制三邊時在固原設製礮廠武器之進步遂為防邊者之必需品矣清入關以後有子母礮比元明又進一層礮化行狼山之戰礮之效力最大西賊聞之有不心膽俱寒者乎

右僉都御史陝西延綏巡撫黃河分兵守甯夏河東各要扼 安化王寘鐸反傳檄四方用討劉瑾為名

他鎮畏懼不敢以聞珂上其檄因陳便宜八事而急令副總兵侯助參將時源分兵扼河東賊遂不敢出河東靈州等處在黃河以東甯夏在河西同時又有左通政叢蘭出理延

綏屯田亦奏陳十事瑾大惡之

何錦出守大壩副總兵仇鉞襲執寘鐸甯夏平 鉞初聞變率兵出駐玉泉營寘鐸遣人招還奪其軍鉞有私第在甯夏城